

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叢書

樂

話

黎青主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0.22

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叢書

# 樂 話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初版

每冊定價大洋伍角

外埠酌加運費滙費

|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著 作 者   | 黎 青 主     |
| 發 行 兼 者 | 上 海 寶 山 路 |
| 印 刷 者   | 商 務 印 書 館 |
| 分 行 所   | 上 海 及 各 埠 |
|         | 商 務 印 書 館 |

National Musical College Series.

CHITCHAT ABOUT MUSIC

By

LI TSING CHU

1st ed., Sept., 1930

Price: \$0.50, postage extra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SHANGHAI

All Rights Reserved

# 蕭序

青主先生：

日前得讀大作“樂話”一書，先生以一滴滴的眼淚寫出來的說話，不但使人感動，而且徵引不少歐西各國音樂家的名言，均爲中國音樂界所未經見的。先生此作，不祇爲音樂界開一條新路，簡直是爲一般初學音樂的指導了。我國前人關於舊詩，詞，曲，均有詩話，詞話，曲話之作，或爲一般人及初學入門的說話，或以記述作家的事實，其在文藝上的貢獻及考古上的參究，功績實在不少。獨音樂一道，前人始終未曾談及，至於以貫通歐西音樂的原理來談音樂，則自始即無人作此種“樂話”，然則先生此作，豈不更難能可貴嗎？

先生於引證歐洲音樂家名言之外，更選譯 Heine, Schiller, Chamisso 各家名詩爲樂話之助，尤其引人入勝。先生以明潔流暢的筆墨，發揮盡致，我敢說不獨我們音樂界的人看了“樂話”，便非終卷不能自休，即在未學音樂的人，恐怕看了亦必油然對於音樂發生不少的興味。我在

## 話 引

算起來既經是五年前的事了。我當時把這卷書寫好了之後，苦無計可遣悲懷，所以特尋出種種的勞苦，用來麻醉我的心神，使我無暇省起我的苦痛。這種辦法，雖然是足以奏效於一時，但是心中痛苦的分量，何曾得到絲毫的減少呢？

我寫這卷書的動機，並非是要把他發表出去，不過我心中感覺到一種不能自己的要求，要把他寫出來罷了。我把他寫成了之後，亦從未曾出以示人，祇我的老同學蕭友梅博士曾把他披閱一遍。蕭博士勸我把他編入音專叢書裏面，並說了許多贊賞的話。○我當日寫這卷書的用意，除用來追憶當時之外，那有別樣心事？假使他——誠如蕭博士之言——對於一般有心音樂的人們，真是不無小補，那末，我把他貢獻到邦人君子之前，雖然是違背了我的初意，但是，當亦在天之靈之所樂許也。我於是容納蕭博士的好意，把他發表出去。

○字裏行間的淚痕，是印不出來的。他日這本書印成，

除了慘白的紙，焦黑的墨之外，全沒有半點血淚的痕迹——讀者們，到這本書擺在你們的面前，他既經是失卻他的本來真面目了！如果你們不把他祇當作是一本論述音樂的書，那末，我把他發表出去，纔算不是完全失了他的本來意義！

青主 上海，十九年，一月，二十二日。

## 前 話

迷妹，您棄我去了！因為我的眼淚還流不盡，所以您遺留下這本日記，俾我把他檢讀起來，可以流下一行行的眼淚，藉以宣洩我心中的悲鬱。

迷妹，別人是否賦有靈魂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您，您是賦有靈魂，您的靈魂是永久不滅；因為您愛我，故此我亦相信我是賦有靈魂，我的靈魂是始終離不開您。您雖辭了人世，但是我感覺得：我和您全沒有半點隔膜！

最近我的朋友 Dr. Leonhard Adam 寄了一本法蘭西藝人 Henri Rousseau 的書給我。我在裏面看見 Rousseau 當賓朋滿座的時候，拿出一枝簫來，對着他的隔世愛人的全身像，一面跳着，一面含着眼淚大吹特吹起來。唉，世間上的獸子，原來不僅是我一個！

迷妹，我和您同在這個世界之內，我們並沒有相失！我今特根據您的日記，把我從前對您說過的關於樂藝的話重新整理一遍，藉以繼續我們當日的談話。您知道我現時

# 樂 話

## I

Madame! 你說我剛纔奏過的, Johann Sebastian Bach 這篇 Meditation 是上界的音, 我聽了心中着實歡喜, 歡喜的並非是因為你說我奏得好, ——實際上你亦未曾這樣說, 不, 我歡喜的是喜歡我中心對於音樂的見解, 竟從你的口中說了出來。Madame! 我請你允許我說一句笑話! 比方我向尋常一個人說: 我是懂得上界的語言。我說出了這樣一句話, 就是平日極相信我不是獸子的人, 也一定會因此說我是一個獸子, ——是的, <sup>3</sup>「誰懂得音樂, 便是懂得上界的語言, 這句話本來不是笑話, 確實是一句千真萬真的話, 但是這種話是不能夠向別人說的。賈寶玉因為不知道什麼是樂譜, 所以他纔會把他錯認作天書, 假使他認識他是樂譜, 那末, 他一定不會這樣說。他那句話, 着實是說錯了的, 但是世界上的真理, 往往是隱藏在普通

一般人承認是說錯了的說話裏面。

「Madame! 我先刻不過是 Violine 獨奏，並沒有別的樂器伴奏着。但是奏樂的我，聽樂的你，既經是好像身在天上了。本來和音是構成音樂的主要條件，比方我們在那裏思念着上界，我們的思想固然是發出許多甜蜜的音，同時照着我們的太陽，吹着我們的清風，以及媚着我們的鳥語花香，也莫不同時發出許多甜蜜的音，這樣好幾種同時發出的甜蜜的音，合成一片，然後纔成爲我們思念上界的一種完全的音，即是我們所謂上界的音。我先刻 Violine 獨奏，雖然是沒有別的樂器伴奏着，然而由我的靈魂經過我的手指發出來的那些音，除他自己是包含着許多的和音之外，兼得到你那一雙眼睛發出來的音伴奏着，是的，你全副靈魂，都在那裏伴奏着——如果這還不能夠說是上界的音，那末，我便要絕對否認上界的音的存在了。」

許多人說：Violine 的音是在各種樂器所發出來的音當中，最近似人的音的一種音。這種話說來雖是很有見地，但是到底是祇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說 Violine 的音就是上界的音，不但是 Violine 的音是上界的音，凡一切樂器



好好發出來的音，都是上界的音，至於由人們好好唱出來的音，亦是上界的音，這更不用說了。這種天上的音，即是我先刻所謂上界的語言，除了這種語言之外，我們更沒有別的方法，可以認識上界。

Martin Luther 曾告訴我們：

誰從事音樂，  
就是有了一份上界的職業，  
因為上界的天使，  
個個都是以音樂為職業的，  
而最初的音樂，  
是推源於上界。

這樣具有極深長的意義的說話，在普通人看來，或者會說他是諧話。Madame！我很以為談諧的說話是最適合用來闡發最高的真理。Martin Luther 這一番話，我以為比較別樣辛苦說出來的話，總是好得多。我現在拿 Grillparzer 一首同一樣意思的詩，做一個比例。

可愛的，溫和的，歡樂的，清新的音樂！  
誰能夠表出你那無邊的法力？

你是衆位藝術姊妹神當中最美的那一個！  
你是一切美感的靈魂的一個最靈感的女朋友！  
凡那些最善表情的優人表不出來的情感，  
以及那些詩人宣揚得太龐雜的真理，  
盡從你的絃歌裏面不費氣力的宣洩出來。  
不論我們怎樣歌頌詩的藝術，  
他到底不過人世的語言，——  
你的語言是和上界神明的語言一樣。

Grillparzer這一首詩是說得很費氣力，看來雖則是說得很詳盡，但是總不及 Martin Luther 那幾句話的意義較爲深長。Grillparzer是用人世說話的方法解釋什麼是上界的話。Martin Luther 是用上界說話的方法，解釋什麼是上界的話。說話的方法不一樣，那末，說出來的話，當然也有深淺的差異了。

Madame！我們倆在這裏說什麼上界的語言又說什麼上界說話的方法。如果此刻有人看見我們這樣情形，必定會說我們兩個都是獸子。他們不懂得上界的生活情形，故此會這樣批評我們，但是我們倆，我們倆是知道上界的生

活情形的，我們倆所度的生活，不就是上界的愛的生活麼？——我們不認識上界的生活，誰認識上界的生活？Heinrich Heine 曾告訴我們一些關於上界生活的情形，他開首是從上界用餐的情形說起。因為我們現在快要用餐，所以我會把他想起來。Madame! 讓我們到餐房裏面去罷！在用餐的機會當中，我可以把 Heine 所述的上界生活的情形，轉述與您聽。

## II

Madame! 你說要把我們關於音樂的談話，——記起來，——並勸我做一部關於理論的書！我現在特把我不願意著書的意思說與你聽。

文字不過是拿來替代說話的一種無可奈何的“補救方法”！這句 Goethe 的話是值得我引述來說的。中國舊日的韓文公，究竟是怎麼樣的言語妙天下？這個我不知道。據我所知道來說，像 Goethe 的文言，是足以當“妙天下”這三個字而無愧了。這並非是我一人的私言，凡曾研究過世界文學，會讀 Goethe 的著作的人們，莫不這樣說。這個最長於使用美的文言的 Goethe 尙且感覺到文字的作用

有限，我沒有像 Goethe 這樣使用文字的天才，我怎敢輕言著作呢？

過來，我還有一段不堪爲外人道的心事：世上那些所謂讀書的人們，是很少真會讀書的。我最近在 Hermann Bähr 的“表現派的藝術”上面看見一段很有趣的故事。他有一次在他的朋友面前，極力稱贊 Simmel 著的那部“Goethe”的好處，適值他的朋友剛好也看過這部書：

“我見得裏面一些好處都沒有”！

Bähr 於是把 Simmel 的“Goethe”提要鉤玄的對他的朋友說了一遍。

“好極了”！他的朋友這樣答。

Bähr 不覺笑起來：

“你先刻爲什麼說他一些好處都沒有”？他的朋友氣憤憤的回答：

“你不要騙我！你所說的，在 Simmel 的 Goethe 裏面，何曾載有半個字”！

Bähr 於是從書櫥裏面抽出 Simmel 那本 Goethe 來，證明他並未有把自己的意思添上去，凡他先刻所說的都明

明白白載在上面，祇在乎看書的人，要留心把他看出來。  
他的朋友於是很不高興的問：

“我現在請你解釋給我聽，爲什麼著書的人把這樣偉大的思想寫得這樣蒙頭蓋面，好像要我們猜謎子一樣？像你先刻說來，我一聽便懂。爲什麼他不能夠像你這樣明白說出來，反使我讀了一遍之後，竟完全不知道有任何的思想在裏面”？

Madame！世上號稱讀書的人，大約十之九九都是如此。不論是怎麼樣聰明的讀者，亦不論他是看怎麼樣最可寶貴的書，無非是如同走馬看花，而且有時竟不知道擺在眼前的就是花。你要供給這一類讀者們精神上的養料，這豈不是徒費精神麼？凡屬用來闡發真理的文字，本來都帶有多少的光芒。人世的俗眼沒法子可以仰視，我們也就怪不得許多了。

歷來那些闡發真理的著作，着實是費了作者不少的苦心，因爲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，故此那些苦口婆心的著作，不辭勞苦，造成迷霧重重，把那些如同太陽一般的真理遮住，藉以滅殺強烈的光芒，俾讀者們可以得到一個注

目的方向，誰用盡一番眼力，同時并用盡一番心思，或者可以看穿重重的迷霧，得看見一些真理的面影。擺在眼前的真理，他們不知尋求，必要暗中摸索，然後纔知道一些真理的着落，這樣尋求真理的方法，在讀者們那一方面來說，固然是很辛苦，但是就在著書人那一方面來說，又何嘗不是同一樣辛苦呢？

比方你要把我們那句不堪爲外人道的話：“音樂是上界的語言”向一般讀者們解釋，那末，你必要先從遠處伏脈，說最初的人類，對於自然界的一切現象，是怎麼樣的恐怖，他們的耳朵和眼睛，是怎麼樣的驚惶失措，怎麼樣的飽受壓迫。你說到這裏，便要把眼睛和耳朵的作用申說一下，說人們的視聽，除了忍受之外，更有一番的作爲，我們要分別來說的，就是當人們視聽的時候，是否多所忍受，抑或多所作爲；是否大部份處於被動的地位，抑或大部份處於自動的地位；是否把眼所見，耳所聞的盡數接受過來，抑或用盡自己的氣力，像回聲一樣，把他反答出去。看人們對於自然界的態度是怎樣，於是乎人們的視聽，亦有種種的差異。如果你害怕讀者們聽了你這一番話之後，

還是不大明白，那末，你更要繼續申述下去，說人們的視聽，是包含兩種的動作，一種是外界的，一種是內界的，外界的動作，是自然界向人們進攻的，內界的動作，是人們向自然界反攻的。||因為要我們有所聞見，最先必要外界發生一些變動，我們由這些外界的變動，得到一番的刺激，我們剛感受了刺激，便把他反答出去，最先把他反答出去的，是我們的耳朵和眼睛，我們的耳朵和眼睛，不但是把他接受過來，不但是把他忍受下去，還要自己動作起來：他把他接收了之後，即轉達我們的內界，告知我們的思想；當我們知道這些刺激的時候，我們的眼睛和耳朵，既經把他變換了一個形式，他既經添上了我們的記號，他既經是屬了我們一半。他一經我們明白察覺了之後，我們的思想即把他捉住不放。這樣由我們的耳朵和眼睛傳達到我們的思想，由我們的思想收容起來的外界所加於我們的刺激，於是始得到一定的形體。這些一定的形體，並非他本來是如此，乃是我們把他造成如此。||你要令一般讀者們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，那末，你更要舉一個例來說。譬如我們看見一些流水，他本來並非是流水，乃是我們的思想把他想

出來。經過我們一番思想的作用之後，然後他纔成爲流水，否則他不過是一些會流動的東西。這樣一些會流動的東西，祇我們的耳目，既經可以把他憑空創造出來，並用不着他所加諸我們的刺激。我們因爲感受到他的刺激，所以我們要把他思想，用我們一種的秩序把他鋪排起來，並添上我們平日所得的經驗，經過這樣一番內界的動作之後，然後我們纔知道這些有一種激盪的光，和一種潺湲的聲的，會流動的東西是流水，並且可以分別他是那一種的流水，是溪澗，抑或山泉，抑或河水。你解釋到這裏，你便可以引 Goethe 那句話對那一般讀者們說：“凡自然界人類一切有意義的登場，都是處於立法者的地位”。<sup>7</sup>所謂立法，就是同自然界定出法律來，故此凡屬自然界的法律，並非是自然界本身具有這樣東西，由人們把他採取過來，乃是人們自己創造出來的一樣東西，由自然界把他接受過去。人們懂得同自然界立法，於是由自然界被征服者的地位，一躍而居於和自然界爭衡的地位，因爲他此時對於自然界一切現象，曉得分別兩種最偉大的勢力，即是自然界的那種外界勢力和他自己那種內界勢力；換句話說：他此時既在他



的內界發覺了一種潛勢力，這種潛勢力是和外界的自然界勢力同一樣的偉大，往日他對於自然界無所不用其恐怖，在自然界的壓迫之下，無可逃避，至是他曉得逃避到自己的內界去，乞靈於內界的潛勢力，把他解除自然界的壓迫。他這樣從自己的內界喚出一個偉大的神來，同自然界作對，這樣從自己的內界喚出來的偉大的神，固然是強過他自己，可以把他自己消滅，但是亦強過具有無限威力的自然界，足以保護他和自然界爭衡，這就是說：他在世界裏面，另外創造出一個世界來，這個新的世界是屬於他的，是服從他的指揮的。原先那個世界的層出不窮的，變化不測的自然現象，使他的耳目和手足驚惶失措，至是他從這個新的世界，得到清靜的安寧，等量的尺度，合律的音響，以及各種一成不變的儀式，舉凡外界一切千變萬化的現象，都變成固定的思想的形像，於是自然界的恐怖，成為過去，舊日的世界，被人們創造出來的新的世界克服。你說到這裏，你便可以輕輕點題，說這個新的世界，即是我們之所謂上界，那些用來替代千變萬化的自然界的景象，由人們創造出來的固定的思想的形像，即是我們之所謂藝術。你